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八

樂制考一

上古

陶唐氏

有虞氏

夏

商

周

樂制考

樂肇於上古盛於成周亡於秦由蘖於漢泛濫於六朝唐宋以來今欲復古難矣顧歷代之制可考也爰博稽史籍摘要為綱詳註為目從通鑑綱目例以便觀覽其歷代論樂之書依次附列猶表志之次本紀也

上古

黄帝有熊氏作雲門大卷之樂

帝命大容作咸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
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
池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黄帝樂曰雲門大卷黄帝能
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
有族類也賈公彥疏卷者卷聚之義
按伏羲作琴神農作琴瑟女媧作笙簧前此似有
樂矣然周備六代之樂始自雲門大卷而不及黄

帝以前意者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若一琴瑟一笙簧者未足為樂歟文獻通考稱伏羲樂名扶來亦云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而樂記稱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皇不之及也今遵禮經始自黃帝

命伶倫作十二律

黃帝使泠綸（即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一作嶰）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伐蚩尤始作鼓吹鐃歌
鼓吹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
敵也
少昊金天氏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置浮
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

曰大淵

顓頊高陽氏作六莖之樂

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為之鍾作五基六莖之樂以調陰陽享羣侯名曰承雲八音至此始備

按通典少皡大淵通志作九淵今從通典樂緯作六英五莖通鑑前編外紀作五基六英今綱從漢書禮樂志白虎通通典通考定為六莖莖者根也

謂澤及下也白虎通曰六莖者言和律以調陰陽

莖者著萬物也目則從通鑑前編外紀

帝嚳高辛氏作六英之樂

帝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曰九招

按白虎通通典俱作五英綱從呂氏春秋及王氏

潛夫論樂緯周禮大司樂疏定為六英目亦從通

鑑前編外紀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作咸池大章之樂

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作樂謂之大章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其德無所不施也

按陳氏樂書曰莊周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呂氏春秋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咸池則咸池為黃帝之樂信矣

鄭康成賈公彦釋周禮遽以雲門大卷為黃帝樂

大咸為堯樂是蓋以世次先後而為之說不知咸池雖黄帝所作而堯亦備而用之堯作大章之樂未足以為備至修用黄帝之樂然後備樂矣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體地道也夫五帝不相沿樂咸池既為堯所修用則黄帝之樂自當屬之堯矣周公以此為堯樂故教國子之六樂於堯樂獨列大咸而叙之於雲門之後大韶之前樂記亦於大

章之下始列咸池則咸池爲堯樂無疑也

有虞氏

帝舜作大韶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大韶舜樂也言其能紹堯之道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按韶樂九歌之辭今不可攷然書所載六府三事為九功九叙者便是韶樂之實歌者詠此舞者象此而已至元首股肱之歌别是君臣交儆之作未

及九功或以為即九韶之歌辭者誤也

製五絃琴以歌南風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夏

夏后氏禹作大夏之樂

禹命皐陶為夏籥足鼓龍䇨簴九成而功昭曰大夏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平土言

其德能大中國也

商

殷湯作大濩樂

湯放桀黜首安寧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鐘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所也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

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祀成湯詩以那

其辭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顧于蒸嘗湯孫之將

詩小序那祀成湯也

周文王作象箾南籥之舞

孔頴達左傳疏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也南籥為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周公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為别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劉炫云知象為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熈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也

按象箾南籥之舞固是周文王之樂然文王殷諸
侯也故以文王所制之樂屬之殷至武王受命而
後乃以屬之周則沿革更為分明
增琴二絃曰少宮少商
按白虎通則謂大弦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
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釋智匠樂録又謂文王加一
武王加一今稱二絃為文武絃
周

武王作大武之樂

周公嗣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其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周禮大司樂鄭康成注大武武王樂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按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元命苞曰文王時民

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是則大武宜為文王樂而云武王樂者文王有此武功而武王成之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為武王樂也墨子三辯篇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

成王時周公作勺

周公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廟述之而作勺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按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言武王能酌取文王之道以養天下之民也朱子曰酌即勺也内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為節而舞也方氏慤曰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為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為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為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為之經也

又按象為文王之樂維清之章是也勺為武王之樂酌之章是也禮記鄭注謂象舞為武舞孔疏謂維清奏象舞為武王之樂是以象勺皆屬之武王矣不如以象屬文王勺屬武王為安

又按古有六舞後世隨代多有制作然究其所象事義總不外文武二舞盡之此自兩階干羽以來至周之象勺遂為後之定式也

歌房中之樂以揚后妃之德

周南召南正風房中之樂

按南豳雅頌爲四詩周南召南南也是爲房中之樂鼓鍾之詩曰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蓋所謂淑人君子之聲樂也鼓瑟鼓琴堂上樂也笙磬同音堂下樂也雅者歌鹿鳴三終魚麗三終笙南陔三終白華三終之類是也南者合樂之時亂以關雎三終鵲巢三終之類是也籥者樂終而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爲文舞也蓋雅

樂之次第如此而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興之哉至二南之詩與豳之七月小雅正大雅正頌同入於樂非風也邶以下十三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是乃太師所陳以觀民風非宗廟燕饗之所用也宋孝宗時程大昌著詩論謂二南自謂之南别立正風之目者非然文王為諸侯時其詩雖後王尊之而曰南而南固風也謂之正風何不可

六年制禮作樂

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

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

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師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

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

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

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

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
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
正焉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
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

祭祀小樂事鼓𣫍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

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及祭祀奏縵樂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

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

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

而藏之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

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簴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按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歲出其本經一篇即今周官大司樂章則知此篇乃古樂經也周官一書宋儒以為周公天理爛熟處然其間王莽劉歆所纂入者亦復不少獨大司樂

自孝文時已顯於世其為古書無疑歷代制樂莫不取衷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誠不得舍是而他求也顧世遠言湮師說不一其文雖在而自漢迄今諸儒之所通詁究有託諸空言則斐然成章見諸實用則茫然失措者如祭天圜鐘為宫章是也辨見别卷然此章言天神皆降地祇皆出或言降神樂奏則洋洋在上猶為言大非夸若所為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則恐無其理若如鄭康成之說謂是大蜡之祭則不得郊社大祀止各用一代之樂獨於蜡而備六代若非蜡祭則所為六物者不得謂是六物之神必實即此六物矣樂三變於廟中而魚蝦陸游而至樂五變於廟中而龜鼈蹣跚而前有是理乎學者於此鑿而求之則不如闕疑

之為愈也又按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所為十有二聲也此十有二聲者先鄭後鄭並主十有二鍾言謂此高正下陂等並是鍾之病有此十二形病便有此十二聲病似矣但合上下文觀之則又不然上文云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下文云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

之劑量凡和樂亦如之然則不得專指鍾言明矣

顧謂十有二聲皆聲之病是高也下也正也與侈

弇等同謂之病也高下云者猶曰過高過下之稱

若正聲豈嫌其過正歟先後鄭求其說而不得故

一歸之於鍾然今通上下文而論之而謂以此十

有二聲劑量凡諸樂器不特高正下三聲不為病

即其餘九聲亦不得以病言皆在劑量之中則又

未知侈聲弇聲之何以不為病也義所未詳並紀

之以待審聲知音之君子

又按大司樂所職王朝之樂也鄉三物六藝之教畿内庶民之樂也至於九州列國習尚嗜好不同聲音言語不通雖王道之行四達不悖然大司樂亦禁其淫過凶慢而已所謂脩其教不易其俗使之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所本蓋禮樂之善經也推此而論則後世之樂豈必一一合於古哉就其時俗之所宜而去其所為導淫增悲者亦足以興人

心之善成化中之理殷天地之和是則孟子所謂今之樂由古之樂者矣是以自大司樂以下瞽矇眡瞭以上所掌者固雅正之音而於雜弄之調燕私之曲未嘗不兼收存肄時出而用之以周物理盡人情無不領之於樂官俾無流放淫僻焉故班固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蓋言禮樂不興燕樂雜樂亦不正也自時厥後太常教

坊別為二事學士恥言俗樂而姦聲日以轉盛使有典樂之官肄習訂正安有此患哉若夫豳雅豳頌雖係諸侯之國以其受命所基故不可夷於列國之樂而特以籥章掌之乃用之必於田事者后稷以來世勸稼穡王業肇焉用之歲事不忘本也獨是宗廟之中列國四夷之樂莫不具陳而豳風王者之本獨不陳之者則以非王者之樂既不可與韶夏濩武等若與燕樂縵樂散樂夷樂混而陳

之又非所以尊祖宗之德推受命之符也用之以

與上古之樂配其音遠矣

考工記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

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

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

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

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

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

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韗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

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梓人為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

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
筍簴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
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
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
鐘宜若是者以為鐘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
鋭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

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嗚矣

按考工記所載造樂器之法雖已散見樂器考於此仍載其全文以備觀覽重其為三代之文也其言金石草三器及筍簴之制詳矣顧備其體制而不言其律呂度數蓋各有司存也餘五音惜無其文而琴瑟簫管等器莫可知矣若筍簴狀物之形形存而聲出其間各有所宜聖人制作定世所以為大無際細無餘也鐘也磬也鼓也其分體各有

名稱歷代猶襲其號焉

儀禮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賔介降

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

鄉射禮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

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
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
降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工歌備樂
正告於賓乃降
燕禮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
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
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
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
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公又舉奠
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於縣中
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
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
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

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

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
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簜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乃席工於西階上
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
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内弦
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
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歌鹿鳴

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虚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宫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按儀禮所載之樂惟在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四篇中者甚明其節有四工歌者工升堂上

而歌詩也笙入者以笙吹此詩為樂也間歌者堂上升歌堂下吹笙一歌一吹相代而作也合樂者歌瑟與笙磬交作合奏此詩也詩有從其類而歌之者如賓興賢能則歌鹿鳴慰勞勤苦則歌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有不拘其類而歌之者如二南房中之樂注疏以為國君與卿大夫燕饗亦用之是也二南六篇為教化之原故用之最廣新宫或曰逸詩或曰即斯干或又曰即南陔白華華黍之總

名貍首或曰即曾孫侯氏數語或曰亦逸詩獨六笙詩者小序皆著其義而謂其辭亡劉敞則謂本無其辭以經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是說也考亭亦從之但竊考毛序之於六詩也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本孝養勵志行康歲時理

萬物明先王之道狀太平之風不有其辭義將安附即曰其義亦可從聲願何如有其辭之為明且著予及晉束晳補六詩之亡也於南陔之首章則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潔爾晨餐於白華則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於華黍則曰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殖九穀斯豐於由庚則曰蕩蕩夷庚物則由

之蠢蠢麃類王亦柔之於崇丘則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髙動類斯大於由儀則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補六詩之首章如此墨守小序無稍異同非確然有所師承者固如是耶若以其言筌言樂言奏而不言歌遂謂為有聲無辭之証則古之用肆夏者亦言金奏而肆夏自有其詩且周禮所用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類亦皆言奏亦皆自有其詩他如下管新宫下管

象武之屬又直言管亦不言奏而亦自有其詩未可便以其言奏不言歌遂謂無其辭也竊謂瑟聲清越歌詩釐然可辨故謂之歌若竹聲濫鐘聲鏗則吹笙金奏喤喤厥聲而歌詩皆不能悉聽故謂之笙謂之樂謂之奏謂之管而皆不謂之歌也然則六笙詩似皆有辭而傳者佚之也小序及鄭注束詩去古未遠其言固非無據矣至於樂中四節鄉射大射則俱從殺或謂其志以射略於樂者非

也鄉飲酒賓賢所以觀德藝之善物燕禮合好所以洽臣鄰之歡心其典甚鉅其禮特盛故四節皆合用之主於將敬而合愛也若鄉射祇為詢衆庶之謀大射祇以擇與祭之士則其禮從殺禮有繁簡而樂因之樂有詳略而詩達之先王之節也

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磬謂之馨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

篪謂之沂大塤謂之嘂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謡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

按宫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

之柳郭璞云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間嘗考之古人名五音以宮商角徵羽者要亦非有深義直以宮字之音即是宮商字之音即是商耳角徵羽皆然顧音有濁必有清有全必有半同根而異幹亦雜比而成文此重敏經迭柳云者其即宮商角徵羽之清聲半聲歟其云和樂謂之節者郭璞作八音克諧解則文自明故不注邢昺以為相謂之節相即拊也所以節樂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以柷

作樂以敔止樂以相節樂其義似勝若今之拍板也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製律吕正義後編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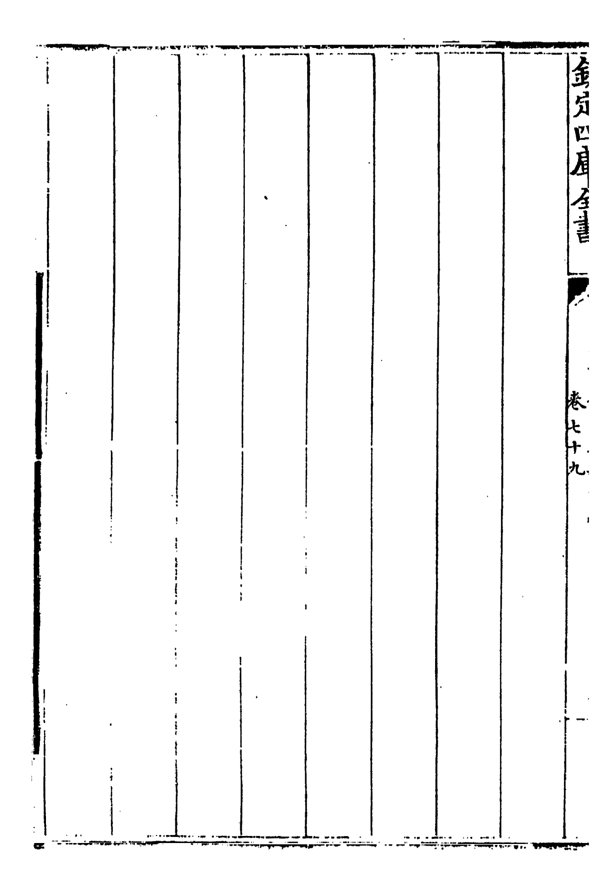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邱繹曾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九

樂制考二

東周



東周

景王元年吳公子札觀樂于魯

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杜預注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觀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聲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篇數

四年秦醫和論樂于晉

秦醫和對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二十有三年齊晏嬰論樂

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㯕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㯕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㯕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按古樂雖淪亡而其精意具見於此醫和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言立中聲以為本自中而低自中而高各五降則其音已盡無可復彈也其言降而不言升者表中也中立則無上故高低俱曰降不得以低為降而高為升也隨舉一聲以為中皆具五降若夫天地之中聲則非黄鐘之真度不能得也若晏子之言則七音始明於後世夫五音七音皆天定非人力音止有五無七也然而無七即無五天數五

地數五五者天地人數七七者人無人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理如是即數如是數如是即聲如是不能逃也音有七位遞生二變以成五音而後五音行於十二律之中焉皆天定非人力也其言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云者品竹彈絲敲金擊石之法盡之矣伶州鳩則言鐘㮘能致疾不可㮘亦不可窕必歸於和和者樂之極何以能和和在音之平商頌曰既

和且平蓋自古志之俗樂以夾鐘為黄鐘即其聲不能平不能平即不能和不能和自無由召天地之和也樂之精義具在此數章矣

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

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

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

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

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

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

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内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

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　王問鑄無射於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

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

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

也故名之曰黄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賔也四曰蕤賔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

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
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
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
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
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
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

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有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

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按後之言五聲二變者胥本於此葢以韋昭訓七律謂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也韋昭所謂周有七音云者則以世說古惟五音至周始加文武

二音故曰周有七音也然此皆古樂既亡儒生不知律吕徒守師傳片言單辭而未嘗九變復貫故其説若昧若明而不可具曉辨之詳問答卷中又按曰羽曰厲曰宣曰羸當時蓋隨義命名耳然其後終周之代厲王始暴宣王中興卒之羸且代周當宿師商郊而已定此豈有意為之如漢符命圖讖之説哉光未發景先現天地之道如此

敬王二十六年孔子正樂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求合節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子

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馬端臨曰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摯干而下至踰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按史言孔子正樂而孔子不得位未嘗有所制作也其言亦門弟子述之未嘗自著也鄒魯大儒皆出於七十子之支流餘裔今世所可見者此而已

故自樂記以下並附列焉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

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

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
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
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
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
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
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静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

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

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

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

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

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

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

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隂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

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

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縁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偵天地之情達

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

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詩云莫其徳音其徳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徳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徳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

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

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

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

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

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按漢書藝文志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

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壊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觀班固之言則古樂淪亡在東漢已莫可考樂工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儒生悟其精蘊而難使出於

虛不有聖作曷有明述諸儒補苴罅漏章皇幽眇自漢迄今豈無小補以云明備葢末由也樂記一書論樂精矣顧所謂制氏之鏗鏘者秦耶周耶班固時已亡之後更無論也雖有精義無所附麗以宣之譬如高語性天而下學之功未踐則所為高以下基神由形著者何所憑耶其篇帙載在戴記史記大同小異止十一篇其王禹之二十四篇内者耶抑劉向之二十三篇内者耶班史之文前既

分列其目則似王禹劉向為兩書矣後又統序其源流則又似王禹獻之為二十四篇劉向校書時止二十三篇而亡其一要之皆不可考矣存者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文具如右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以十一篇名分屬各章之下宋儒疑焉按其條理疎濶豈真劉向之舊耶餘十二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

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賨公有其目而無其文

又按聲淫及商鄭氏注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賈疏因之後人又謂祭不用商而大武之樂聲淫及商故賓牟賈以為有司失其傳今按兩說皆所未安大司樂圜丘方澤宗廟之祭有宫角徵羽而無商後儒遂謂祭不用商顧所謂圜鍾為宫云者其義未詳其制莫考安得但據文内無商字遂謂祭

不用商也五聲闕一何以成樂略知操縵便識其非若謂不用商調而非不用商聲以園鍾宮等十二皆為調名則義似可通矣然園鍾宮等之果為調名與否先未可定何由知其為不用商調也且宮商角徵羽流行於十二律呂之間其以宮聲起宮聲止為宮調角聲起角聲止為角調黄鍾宮起黄鍾宮止為黄鍾宮調黄鍾角起黄鍾角止為黄鍾角調云者乃宋燕樂用調之法其原出於蘇祇

婆今以南北朝時突厥之樂例推三代以上或者古今一致乎然安可遽信以為是也若如鄭氏之言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從音聲而得其性情其義微矣其螳螂捕蟬之類乎此惟徒鼓琴瑟則心之所之達於音聲或有其理然使有意為之每日鼓琴必作螳螂捕蟬斷乎不能況比音而樂之令衆志僉同齊作貪商之聲寧有此乎夫聲音與語言文字不同如有司失傳而詩中有貪商之語則

可矣今曰有司失傳而聲中有貪商之意所未敢信也曰然則所為聲淫及商者奈何曰疑事毋質非敢以為然也姑存以俟後之君子夫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如以七十二為宮則遞轉而高音亦愈以激越於以悅耳則得矣而和平中正之音亡焉如現今俗樂猶宋之燕樂也應夾鐘之律為清商其度數既從清商始則比音而樂之雖仍有宮商角徵羽之五音而宮其所宮非正樂之所為

宫也其中並無宫音也意者春秋之時大武之樂之器其度數已失黄鍾之舊侵淫於大吕太簇之間故曰聲淫及商歟殆非大武樂中不用商音而亦非以商字為殷商之商也

又按周六成之樂章經傳註疏皆無明文通雅載申培詩説曰武大武一成之歌也賚二成也時邁三成也般四成也勺五成也桓六成也由此觀之則周頌之詩與周樂有相証者但其各章分屬之

義惟以大武為北出為無可疑其餘自再成至六成則皆未甚協夫辭以象事事以徵辭事象則昭辭徵則實非徒侈為鋪張而不中其情事也況出自大聖人制作之手乎嘗以詩考之勺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又曰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夫介者甲胄之屬也造者肇造之功也離養晦而用甲兵受新命而造區夏所謂壹戎衣而有天下也非再成而滅商之義乎其於

分周公左召公右之義則何取焉桓詩有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末云皇以間之夫用厥士於四方則北伐之謂也由四方而定厥家則自北而南之謂也傳以間為代商之義則南還而君天下之謂也此於三成而南之吉甚合顧屬之復綴以崇天子不稍疎乎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此賚詞也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朱子從之夫大封者茅土功臣乃

疆乃理之事其為南國是疆之詩豈待問哉申氏以為歌滅商亦未玩其詞義矣至於五成之周公左召公右是蓋謂二公董正百官而六服悉承式也時邁之詞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夫周召式是百辟在位者受序焉左之右之序之自貴近始也肆懿德於時夏由乎周公治國中召公循行侯國之舊也時巡而莫不震疊言君臣同心分二伯以監萬國而聲靈於是赫

濯也或以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為三成而南之証不知此乃言誕敷文德之意豈特南還為然也若其以般為南國是疆則巡狩疆土之義似為近之然其詞曰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安見泰岱恒華及龍門積石之區之在南國耶況其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此又治定功成之詞而非復締造經理之情事明矣惟以之歌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赫赫予河山帶礪嶽瀆效靈萬國共球垂拱

而天下治也此皆說之可辨者顧世遠言湮茍非申氏發其覆而啟其端則後人將日習而不知其故矣明劉濂亦嘗論六成而及此數詩顧亦未得其次其以象詩為疆南國則尤謬矣夫象詩象文王之功德也其詞不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乎鄭康成誤以為武王之詩先儒辨之詳矣乃以歌文王之典為大武中疆南國之作此則詩與樂章判然而不相屬者其亦無足辯矣

又按古舞法之不傳久矣近代又為五聲五行之說空有俯仰之節而無功德之象則其失先王之意遠矣幸而賓牟賈之問答至為詳明不獨見古人之曲折而且可以為後世之折衷不獨備雅舞之形容而且可以知俗樂之變態有意禮樂之事者反覆於玆而自得矣

管子地員篇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烏在樹一作鳴馬在野凡聽宫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

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一作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一本徵下有不無二字誤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

角

按管子生於孔子之前然所為管子一書乃列國人為管子之學者之所為非管子所自著也故附

於孔門之後而吕氏春秋亦以類從焉

又按起五音之法管子以前無傳焉後世言樂音者並托始於此其所謂先主一而三之云云者義見上編夫數始於一成於三開者推而衍之也一分為三三分為九九分為二十七二十七分為八十一本一而三之如是者四適合黄鐘之數以成宫也黄鐘八十一數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合為百有八是為徵數乘者即三分之一也三分百有

八而去其一分三十六餘七十二為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為羽數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三十二餘六十四為角數也其以百有八為徵九十六為羽者即五十四為徵四十八為羽之數而倍之所謂徵羽之數大於宮也故其聽之之序則先徵羽而次及宮即今每宮起調必自下徵下羽先之之法也其生之之序則由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即後世三分損益上生

下生之法也其五音所發之狀叶乎豬馬牛羊雉之鳴者所謂遠先諸物也此生五音之法管子所述於樂祖而俾後世猶可尋其墜緒者也

荀子樂論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

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

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

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于是白光輝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

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

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

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

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筦籥

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譁譁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

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按荀子樂論篇語多在小戴樂記中論者謂樂記漢人掇拾之書荀子書成自戰國是樂記後荀子也明儒孫氏鑛則又謂荀子樂論篇前半全襲樂記豈未知漢儒摭拾荀卿勦抑別有據勦然荀子

文樂記雖同而旨則異葢樂記者囊括古今言樂之道而精粗本末靦列無遺荀子此篇則專為墨子痛下鍼砭而防其流捄其弊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墨子之言尤甚荀卿之書猶守先聖之遺羽翼名教非墨子之比不得以性惡非十二子而遂廢之也是以韓子以繼孟子而立言若墨子之言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若然后夔亦罪人矣荀子有憂之乃為此論以闢之

觀其論性術之變則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其論率一道治萬變也則又曰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其論天下之大齊中和之紀也則又曰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又曰墨子之于道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又曰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是其為言專以斥墨子毀樂之邪說而立之防維與樂記之旨蓋有別矣況其所云齊衰哭泣使人之心悲甲冑行歌使人之心傷冶容鄭聲使人之心淫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云者深為近人情而感人心志而其所云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管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為樂之君者又能以一二言而盡括乎諸器之體用此又皆樂記之所未逮

也嗚呼樂教之亡久矣荀子老生宿儒其言不可不録也至論樂而徵之鄉飲禮者所謂禮樂同歸不能樂于禮素尤可見樂之為用日用不可離斯須不可去而墨子非之之說妄也至其與樂記孰先孰後不能起古人於九原而問之則再録之

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

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之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

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夫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悅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名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篇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劔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揺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

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者也樂之有情譬之

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感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刼弱衆者暴寡勇者陵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樂篇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

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

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横塞横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黄鐘之宫音之本

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

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

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

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

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

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

尊而俎生魚太羮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

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

古樂篇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

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

黄鍾之宫律呂之本黄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
傻鑄
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
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
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
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
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
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
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

嚳乃令人抃或鼓鞞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

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

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
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紂民
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昭其德故樂之所
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篇曰黄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
吕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吕大
吕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吕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姑洗仲吕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吕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音初篇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
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
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
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
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
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
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
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晉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
而化乎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
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
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説流辟誂越慆濫
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

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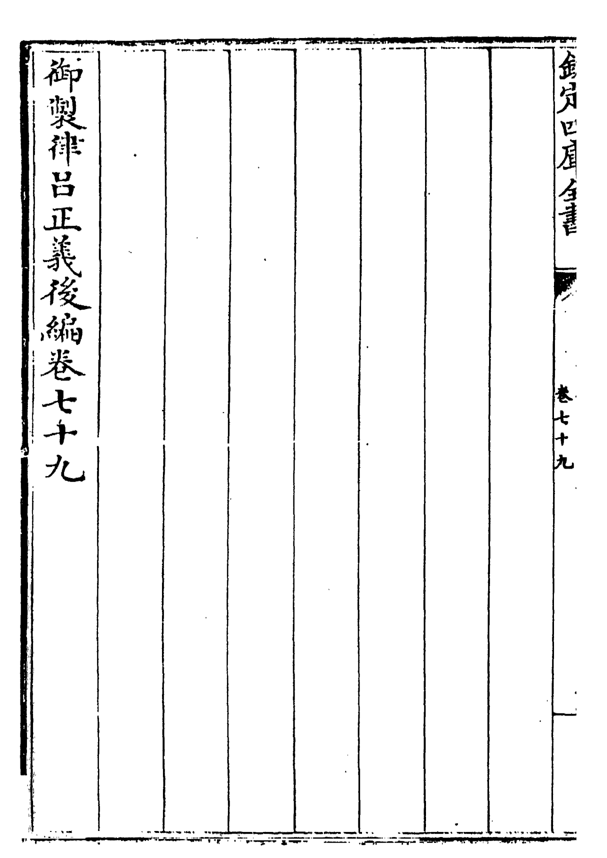
制樂篇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

按呂氏春秋論樂醇疵相半大樂篇以太一兩儀陰陽變化日月星辰寒暑剛柔為本以節嗜慾務公平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少間為用以治身治國治天下為應可不謂精且宏乎後世樂之衰也由

於失樂之情也情之失也由於養之不適也侈樂篇之說得之矣適樂篇論和心行適之道期於得四欲除四惡而歸本於勝理折中於小大輕重之衷不綦信乎音律篇所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云者即司馬遷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說所由出也所謂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者

即鄭康成五下六上乃一終之説所自出也此皆其言之醇而可法者也獨古樂音初二篇之論則為荒遠而無稽彼朱襄葛天之世音律未開文字未作爾時遂有八闋之歌且有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依地德之名目不亦誣乎其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帝嚳命鳳鳥天翟為九招六列之舞帝堯命質效山林谿谷之音云者又為後世竹書拾遺記作之俑也況謂塗山氏有待禹之行謂辛

餘靡有振王北濟之事皆與尚書左氏不符今釆而存之者慮後世索隱之徒援以衒異故彚集於此而辯正之以袪其惑云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九